

世界第一个亿万富豪

ROCKEFELLER

[美] 罗恩·切尔诺 著 王 鹏 译

罪恶与圣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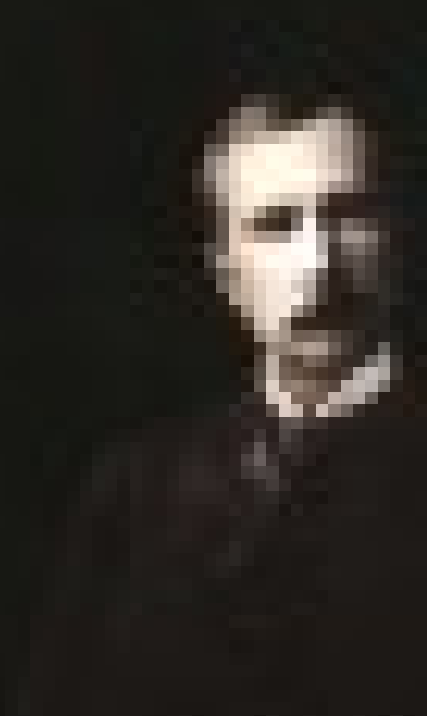
洛克菲勒

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代表作 迄今最权威的洛克菲勒传记读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5.38

罪惡的真相



洛克·非勒

THE LOCKE FIL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克菲勒/[美]切尔诺著;王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7.5

ISBN 978-7-80173-631-4

I. 洛... II. ①切... ②王... III. 洛克菲勒, J.D.(1839~
1937) - 传记 IV. K837.1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5699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7-3030

TITAN;THE LIFE OF JOHN D.ROCKEFELLER,SR.by RON CHERNOW

Copyright:© 1998 BY RON CHERNOW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ELANIE JACKSON AGENCY,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X INTB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洛克菲勒:罪恶与圣洁

作 者	[美]罗恩·切尔诺
译 者	王 鹏
策划编辑	郎爱民
责任编辑	潘建农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永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开
	31.5印张 615千字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80173-631-4
定 价	58.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64270995 传真:(010)64271499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世界第一个亿万富豪

ROCKEFELLERS

[美] 罗恩·切尔诺 著 王 鹏 译

罪恶与王冠

洛克菲勒

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代表作 迄今最权威的洛克菲勒传记读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前言

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在一生之中始终保持着沉默寡言、行事低调的风格。尽管手中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和慈善事业，他却时时躲避外界的关注。这位令人难以捉摸的大人物在众人面前表现出多重的人格面貌，可谓神秘感十足。因此，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那么迥异：在一些人眼中，他是标准石油公司的缔造者，才华盖世而又冷酷无情；在另一些人眼中，他只不过是一个形容枯槁的怪老头，惯于四处施舍一些小钱，喜欢在新闻摄影机前对大家说上两句。要想把人们心中这些支离破碎的形象拼成一幅完整的画面绝非易事！

的确有许多人为此进行了尝试。20世纪初的洛克菲勒是吸引各界关注最多的美国公民，几乎每年都会有关于他的书籍问世。在那个时代，他可是最鼎鼎有名的美国人，一言一行都属于媒体报道、分析的焦点。即使如此，人们依然看不透他，他的生活细节都被掩藏在私邸的围墙和办公室的磨砂玻璃门后面。

即使在各类传记之中，洛克菲勒的形象还是显得模糊不清。在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艾达·米纳瓦·塔贝尔这些人看来，洛克菲勒就是标准石油公司的代名词，而他的真性情就包含在这家大托拉斯的种种密谋和诡计之中。艾伦·内文斯在他的两卷本洛克菲勒传记中竭力为此公正名，读者却还是在书中发现：当作者用数页篇幅着力刻画反洛克菲勒人士与亲洛克菲勒人士进行的大论战时，主人公本人似乎完全消失了。在许多人看来，洛克菲勒的一生就是利用标准石油公司劫掠财富。H.G. 威尔斯为这种看法辩护道：“洛克菲勒的一生就是托拉斯的

发展史；他创造了托拉斯，托拉斯也同样创造了他……因此，弄清楚托拉斯的历史就够了，没必要再去详查他的个人生活。”由于许多传记作家们死守这个陈腐观点，我们至今无法看到一部能够深入挖掘这位19世纪大工业家内心世界、完整刻画其毕生经历的传记作品。

有关洛克菲勒的大量传记作品大都是些拙劣之作。各位作者的政治倾向可能不尽相同，却千篇一律地沿用相同的叙述方式，对洛克菲勒的经营理念进行一番“换汤不换药”的贬斥，再把有关他的陈腐旧事捡出来翻炒两回。在读者看来，这就如同没完没了地看着同一出戏，只是每次的座位有所不同。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头脑中的“传记”概念是在不断改变的。除了大卫·弗里曼·霍克在1980年出版的那本《洛克菲勒传》，所有的洛克菲勒传记都是在20世纪中期之前问世，并且无不恪守维多利亚时代的文风，对主人公的私生活三缄其口。无论这些作品具有何种长处，都鲜见后弗洛伊德式的好奇心。例如，它们对洛克菲勒的父亲一笔带过。其实，这个犯下重婚罪的假药贩子对自己儿子的一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即便是善于深入挖掘材料的内文斯也没有对洛克菲勒的婚姻或是其三个女儿显示出多少兴趣。不过，在当今时代的女性主义风潮影响下，伯妮斯·科特和克拉丽斯·斯塔茨分别出版《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传》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女人们》，试图向外界揭示这个隐秘家族的内幕。洛克菲勒在办公室之外的生活同样被人们忽略。洛克菲勒的政治观点和托拉斯理论，他对公共关系的态度，他对标准石油公司之外投资的管理，他如何把金钱交给子女，他的雄心壮志，他对医学的浓厚兴趣，他为慈善事业作出的贡献，这些事情其实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究。此外，人们对他在退休之后度过的四十多个春秋似乎也缺乏足够兴趣，一些传记作者压根儿没有作品中提及这段年月。其实，正是在这一时期，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不但承袭了父亲一手创办的企业，而且还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单单这件事就使我不得不投入巨大的精力进行研究。

兰登书屋一直希望我创作一部记叙洛克菲勒一生的传记，而这将是继艾伦·内文斯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洛克菲勒传记之后的第一部此类传记。我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顾虑，因为我感到这个题材早已被那些急着利用洛克菲勒的声望扬名立万的作家们挖掘殆尽。怎样才能成功刻画这样一位神秘莫测的复杂人物呢？在现有的传记看来，洛克菲勒在最好的情况下不过是一台天分十足的“机器人”，在最坏的情况下则不过是一台伤天害理的“机器人”。因此，我说不好他究竟是个

只知道追逐金钱的伪君子，抑或一个内涵深厚、意志坚定的强者。倘若他是前者，我就谢绝这项写作任务；倘若他是后者（尽管可能性不大），那么，我倒是有兴趣接手。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在位于纽约州睡谷，藏有数以百万份家族文献的洛克菲勒档案中心泡了一天。我向管理员们诉说了心中的疑惑，表示自己无法下决心撰写洛克菲勒的传记，除非能真正明了他的内心世界。于是，他们为我拿来洛克菲勒在1917年至1920年间私下接受采访时所作的记录。采访人是一位名叫威廉·O. 英格利斯的纽约记者。他的目的是撰写一部得到洛克菲勒本人授权的传记，但这部传记最终未能公之于世。读完这份长达1700页的手稿之后，我备感惊讶。一向被形容为沉默寡言、空洞乏味的洛克菲勒原来竟是个口齿利落、长于分析甚至激情四射的人！他还显得相当风趣幽默，具有美国中西部人的那种不加遮掩的机智。这可与我在以往看到的洛克菲勒传记大不相同。我在回家之后便通知兰登书屋的编辑安·格得夫：现在我很乐意写这本书。

探究卷帙浩繁的洛克菲勒的文献犹如寻找一片消失的大陆。虽然拥有丰富的文献，我在工作的起步阶段却颇感沮丧，因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斯芬克斯式的创作对象。洛克菲勒有意识地隐藏内心的真实想法。他在私人信件里也不会吐露什么心声，仿佛担心这些信早晚会落入检察官手中。在这种隐匿一切的本能的驱使下，他总是使用拐弯抹角的古怪字眼和晦涩难懂的语句。有鉴于此，那些直言不讳的商业伙伴们寄给洛克菲勒的两万页信函成为极具历史价值的宝贵财富。这些信件最早写于1877年，也就是标准石油公司成立七年之后。它们生动地反映了该公司与石油生产商、炼油厂、运输公司、销售商以及铁路大亨、银行经理和政客之间进行的错综复杂的交易，对于人性之中的贪婪和狡诈作出全景式的描述，足以令那些对“镀金时代”抱有最深偏见的研究者感到震惊。我还非常幸运地看到5位杰出的前辈学者留下的完整研究文档。对于艾达·米纳瓦·塔贝尔留在宾夕法尼亚泰特斯维尔德雷克油井博物馆、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留在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艾伦·内文斯留在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威廉·英格利斯和雷蒙德·B. 福斯迪克留在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的丰富资料，我一一进行梳理，发现其中包含大量当时的采访记录和许多仅仅被其他作者部分利用过的研究材料。

和许多“镀金时代”的富豪一样，洛克菲勒不是被有失偏颇的传记作者歌功颂德，就是受到批评者的诅咒挖苦。事实上，前者看不到洛克菲勒的任何瑕疵，后者

看不到洛克菲勒的任何德行。这种片面立场对于进行洛克菲勒研究尤其有害，因为此君恰恰是罪恶与圣洁的神奇统一体。我希望以一种有别于争论或辩护的方式写作此书。既然宗教虔诚和贪婪是洛克菲勒性格之中密切相联的两个方面，我倾力分析了他的浸信会人生观，以此作为解开他一生中众多秘密的万能钥匙。一个恶魔式或者圣徒式的洛克菲勒是不会在本书中出现的。

眼下似乎正是使洛克菲勒的幽灵复活的大好时机。随着贸易壁垒的倒塌和自由市场经济学说的风行，当今世界已经融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市场，50亿苍生无一不被卷入其中。老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的生平故事将把我们带回工业资本主义在美国初露端倪、各种游戏规则尚未制定的时代。洛克菲勒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深刻地代表着那场在南北战争之后兴起、改变了美国人民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革命，展现出革命所需的一切美德——节俭、自立、勤奋和坚持不懈的创业精神。另一方面，以蔑视政府、压迫竞争对手著称的他又是诸种大恶的载体。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当人们讨论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适当作用时，总是把焦点对准洛克菲勒的商界生涯。时至今日，这场大讨论依旧在进行之中。

罗恩·切尔诺

目 录

序幕：恶毒之舌	9
第一章 招摇撞骗之徒	13
第二章 复兴之火	23
第三章 财运降临	39
第四章 商海洗礼	53
第五章 大拍卖	61
第六章 时代之歌	77
第七章 富翁之街	93
第八章 阴谋者	101
第九章 新一代君主	121
第十章 谜一样的人	133
第十一章 神圣家族	141
第十二章 油田的骚动	151
第十三章 帝国中心	167
第十四章 垂帘听政	201

第十五章	母亲的葬礼	221
第十六章	托拉斯问题	229
第十七章	教育守护神	241
第十八章	命运的报复	263
第十九章	继承人	275
第二十章	公司精英	285
第二十一章	热心生活	311
第二十二章	复仇天使	329
第二十三章	笨人的信念	355
第二十四章	百万富翁专列	365
第二十五章	古怪的老头	377
第二十六章	最富有的逃亡者	387
第二十七章	审判之日	413
第二十八章	慈善基金	425
第二十九章	勒德洛事件	433
第三十章	内向与外向	443
第三十一章	回忆人生	453
第三十二章	王位更替	463
第三十三章	过去、现在与未来	471
第三十四章	洛克菲勒的后代	481
第三十五章	来生再见	491
附录	洛克菲勒家族	502

序幕：恶毒之舌

一连几个月，威廉·O.英格利斯一直在为洛克菲勒朗读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撰写的《财富与民众》。这部出版于1894年的作品用尖刻的言辞讲述他的职业生涯。此时此刻，古稀之年的世界首富在归隐田园多年之后终于同意追忆自己的往事。基魁特是一幢建于乔治国王时代的大厦，坐落于风景秀丽的韦斯特切斯特县波坎蒂科山中。从1917年开始，洛克菲勒每天上午就在这里用一小时回答传记作者威廉·O.英格利斯的提问。他认为自己问心无愧，毕生事业得到上帝的保佑，历史法庭也会宣告他无罪。他同意给自己立传的目的只是为了取悦儿子，因为后者想让家族摆脱种种非议。他曾告诉英格利斯：“我的儿子不熟悉这段历史，如果不是他催促我……我决不会花时间、费力气来回答这些问题的。”

尽管在一开始有些顾虑，洛克菲勒最终还是应作者的要求，挑起回忆往事的重担，开始讲述自己初入石油业时的风云岁月。采访持续三年之久，前后长达数百个小时。洛克菲勒追忆往昔，畅谈个人感受。有时，他用传教士布道的口吻追忆个人生活。对于那些抨击自己的人，他时常不加掩饰地冷嘲热讽。不过，这个虔诚的基督徒始终在克制内心深处对这些人的憎恨。

这位老人在如潮水般的回忆中焕发出青春的风采：他的尖细嗓音变得低沉浑厚起来，宛如刚刚步入成年的男子；他在回忆往昔岁月时常常踱着步子，而这步子会变得越来越轻快敏捷。对于有关自己的种种争议，他没有消极回避，反而建议由英格利斯朗读他的两位主要批评者亨利·劳埃德和艾达·米纳瓦·塔贝尔的作品，然后由他逐条进行反驳。劳埃德和塔贝尔的作品在20世纪初刚刚问世时，洛克菲勒根本不予理会。如

今，多少是出于那种不服老的自信，他决心直截了当地反驳书中提出的尖刻批评。事实上，约翰·D.洛克菲勒只要决定干一件事情，就会一心一意地干到底。他那股全神贯注的劲头实在令人有些畏惧！

洛克菲勒为自己进行全面的辩白。这样一来，他感觉自己在被新闻记者中伤多年之后得以恢复名誉。他得意地说：“如今所有的生意人都在按照现代的法则经商，而这些法则都是我们在当年首先确立的。”他相信公众对自己的仇视已经减弱，对自己的石油帝国的反对“实际上早已不存在，抨击标准石油公司的做法也不再流行”。的确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公众对该公司展现出来的强大工业实力非常赞赏。洛克菲勒也就不无理地揣测，自己在同胞们的心目中已不再是强盗，而是公共事业的赞助人。何况他在近年不断对慈善业给予巨额捐赠，这也应当使公众对他的怨恨减轻。

在采访过程中，洛克菲勒不断陷入沉默之中，而这种沉默其实与他的言辞一样意味深长。根据公关顾问艾维·李的建议，洛克菲勒在谈及标准石油公司时总是避开“托拉斯”“垄断”“寡头”“卡特尔”等字眼，而是大谈“合作”。他对亚当·斯密所谓的自由市场理论嗤之以鼻：“那些对商业一窍不通的书呆子们自以为是上帝的代言人。幸亏有了‘合作’——与铁路公司的合作，与电报公司的合作，与钢铁公司的合作，与石油公司的合作的概念，市场的混乱局面才会消失。”不过，在这段为期三年的访谈中，洛克菲勒绝口不提那次令他刻骨铭心的挫折——美国联邦政府在1911年把标准石油公司肢解为几十家公司。他似乎已经不记得最高法院的裁决，他口中的标准石油公司似乎依旧是昔日的霸王模样。

在洛克菲勒故意作出的种种姿态之中，最难以保持下去的就是善待那些抨击过自己的人。他在谈话中屡屡言及自己宽大为怀的品质：“标准石油公司的代表们对那些说过自己坏话的人保持着最友善、最礼貌的态度，宁愿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弱点、无知或别的原因而造成的。”他还表示：“对那些出言不逊者，我们决不怀恨在心。人性有恶，宽恕为上！”

随着谈话的深入，圣贤的口吻便少了许多。在洛克菲勒看来，别人不曾对他的事业进行过有理有据的批评。他愈来愈流露出一种带有成见的态度，把批评者斥为乱发牢骚的小人、喋喋不休的混账、敲诈勒索之徒、强盗、冒失鬼、狼心狗肺的贼。他无疑对外界的批评耿耿于怀，尤其是那个塔贝尔！她在深入调查基础上写出的抨击文章使“洛克菲勒”这个姓氏变成奸商的同义词。

在这场马拉松式的采访中，一向沉着冷静的洛克菲勒只在英格利斯面前发作过两回。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发作都是在反驳塔贝尔的批评时发生的。塔贝尔在自己的

书中指出：1872年，年方三十二岁的洛克菲勒通过百般威胁，迫使克利夫兰的数家炼油厂加入他的企业之中。如今看来，1872年正是洛克菲勒迈向事业顶峰的起点。如果他在那一年蒙上污点，以后的一切也就都不光彩。因此，当英格利斯读到这一段时，洛克菲勒第一次坐不住了。英格利斯生动地描述了他对塔贝尔的反驳：

“这绝对是错误的！”洛克菲勒先生嗓门如此之大，我不由得抬起了头。他刚才一直斜倚在椅子上，说话时却一下子蹦了起来，几步走到我的桌子旁边。他满脸通红，两眼射出怒火。这是我头一回见到他发怒——一股勃然腾起的怒气！他的嗓音高亢；他没有用拳头擂桌子，但已经把拳头攥了起来。很显然，他还是在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却又无法立即冷静下来。“这绝对是错误的！”他叫道，“我本人或我们的代表从未对外人说过这些话。你可以一字不落地记下我的话：这段文字绝对是弥天大谎！”

一通发作之后，洛克菲勒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但塔贝尔的抨击依旧使他感到愤懑。过了一会儿，他和英格利斯一起在自家庄园的山坡和高尔夫球场上散步。“那些话太荒唐了！”他大声道，“完全是胡说八道，恶毒之至，居心叵测！事实上，大家都在一条快要沉掉的船上，谁还有心思拼个你死我活？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造出一只船，好把大家都送到岸边！”不过，并购竞争对手的公司绝非洛克菲勒所说的义举。他总是记住那些自己愿意记住的东西。

洛克菲勒把最难听的咒骂留给了下面的段落。塔贝尔在此触及洛克菲勒个人生活中的最敏感地方——他那低俗放荡、声名狼藉的父亲威廉·艾弗里·洛克菲勒。塔贝尔在1905年7月完成两卷本的洛克菲勒《性格研究》，以此作为有关标准石油公司历史的系列研究的开篇。书中用尖酸刻薄的笔调讲述洛克菲勒的父亲——一个流浪四方、劣迹斑斑的药贩子。威廉·艾弗里·洛克菲勒是那种善于花言巧语的小贩，活动于19世纪初的美国边疆地区。塔贝尔用很大的篇幅列举他的种种劣迹。她这样写道：“这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家伙，不过，他倒是滴酒不沾！”

对亡父的抨击触着了洛克菲勒的痛处，令他怒不可遏。“这个所谓的历史学家居然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来，”他痛斥道，“她编造出这么一套无耻的谎言，用她最拿手的恶语中伤和颠倒黑白的伎俩恶毒地攻击我的父亲！”在这一刻，洛克菲勒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那花岗岩般的冷静彻底崩溃了。他一生中难得有几次这样滔滔不绝地破口大骂：“这个长了一条毒舌的恶妇使出一切招数欺骗大众……只要与‘洛克菲勒’这个名字有关系的事情，不论是好是坏，她统统都要质疑一番，就因为这个名字还没

有被她完全毁掉！”他猛然间意识到自己的举止失态，立即抑制住激动的情绪，恢复了那种惯有的泰然自若，继而用宽慰的口气对英格利斯说道：“不过，我很高兴自己没有对这样一位‘历史学家’抱有丝毫怨恨，我只是怜悯她而已。”这个大人物重又恢复庄重，并且很小心翼翼地防止这副浑然天成的“面具”在自己指定的传记作者面前再次掉下来。

第一章 招摇撞骗之徒

20 世纪初，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正在为世界首富的称号而比试高下。与此同时，法德两国之间也爆出了口角——双方都声称自己才是洛克菲勒祖辈生活的地方！大大小小的家谱学家见到有利可图，纷纷摩拳擦掌，要为这位石油大亨搞出一个高贵出身。“我可没有什么攀龙附凤的打算，”洛克菲勒坦言相告，“当一个美国人让我很知足。”最大胆的研究结果认为，洛克菲勒的先祖是法国的罗克弗伊尔家族。据认为，公元 9 世纪时，该家族生活在法国南部朗格多克的一座城堡里（不过，这个美丽的故事在近年遭到驳斥）。另一种说法认为，洛克菲勒的德国先祖最早于 17 世纪初期在莱茵河谷定居。

在 1723 年前后，磨坊主约翰·彼得·洛克菲勒带着妻子和五个孩子横跨大西洋来到费城，先后定居于新泽西的萨默维尔和阿姆韦尔。他赚了不少钱，置办下大片土地。十多年之后，他的堂弟代尔·洛克菲勒离开位于德国西南部的家乡，定居于纽约州的日耳曼敦。代尔的孙女克丽丝蒂娜嫁给威廉，威廉的爷爷则是约翰的远亲。威廉和克丽丝蒂娜育有一子——戈弗雷·洛克菲勒。他就是石油大王的祖父，却也是家族后人最不愿提及的祖先。戈弗雷在 1806 年迎娶了马萨诸塞州大巴林顿的露西·埃弗里为妻，但女方家人对这桩婚事很不满意。在埃弗里家看来，露西是屈身俯就。露西的祖先在 1630 年前后随着清教徒西迁的大潮来到马萨诸塞的塞勒姆。这个家族的成员一向多才多艺，涌现出众多牧师、军人、民权领袖、探险家和商人。独立战争期间，11 位埃弗里家族成员在格罗顿战役中捐躯。如果洛克菲勒家族想要为其“贵族”血统再添几分光彩，露西可以有凭有据地声称自己是在 1016 年加冕的英国国王“勇敢者”

埃德蒙的后裔。

非常遗憾，戈弗雷·洛克菲勒配不上这位精明强干的妻子。他的个头矮小，容貌也很丑陋，一副一事无成的潦倒模样。个头高过丈夫的露西是个虔诚的浸信会教徒，一双蓝眸炯炯有神，身材削瘦，步履矫健。她以前当过教师，受教育程度胜过自己的丈夫。一向不愿批评自家人的约翰·D.洛克菲勒也婉转地承认：“祖母是个要强的女人，祖父真是不如她。”如果说戈弗雷给洛克菲勒家族的后人留下了色彩——蓝灰色的眼睛和浅褐色的头发，那么，露西把修长的身材传给了儿孙们，洛克菲勒家的男人尤其体现出上述特点。露西身体健壮，先后生下十个孩子，老三就是1810年出生在纽约州格兰杰的威廉·埃弗里·洛克菲勒。

戈弗雷在务农的同时也做些生意，却又在生意场上栽了好几次跟头，害得一家人跟着他遭罪。他们先是被迫搬到纽约州的格兰杰和安克拉姆，后来又移居大巴林顿，最后跑到利文斯顿安身。年少时的约翰·D.洛克菲勒大概见过很多这种性格懦弱、事业失败的男人，戈弗雷必定被当作一个反面典型而被反复提及。大家都认为戈弗雷爷爷是个品性善良、热情快活的人，只可惜嗜酒如命。戈弗雷爷爷使约翰·D.洛克菲勒在心里把乐天知命同放纵懒散划了等号。在他看来，世上的男人个个都应当头脑清醒，有坚强意志和良好的自控能力。

洛克菲勒的档案解释了戈弗雷和露西缘何要在1832年至1834年间驾着塞满家当的大篷车前往西部。其中一个说法是，洛克菲勒家和几个邻居在一场土地纠纷中落败，所有的土地都被英国投资者夺走；另一种说法是，一个卑鄙的商人哄骗戈弗雷拿自己的农场去换取泰奥加县所谓更加肥沃的草场。还有几位亲戚说，戈弗雷真正想去的是密歇根州，但遭到露西的坚决反对。她不愿背井离乡去密歇根荒原上安家，更乐意留在纽约州北部，留在新英格兰的氛围之中。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洛克菲勒家还是像许多美国拓荒者一样走上了寻找新机遇的征途。19世纪30年代期间，许多来自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州的拓荒者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入纽约州的西部荒野。托克维尔把这次大移民形容为“一场争夺机遇的大赛”，人们追寻着“由此带来的激情以及丰厚的物质回报”。19世纪20年代开通的伊利运河使许多拓荒者得以来到这个地区，戈弗雷和露西也把家当装到一辆大篷牛车上，奔向那片人烟稀少的土地。牛车在尘土飞扬的奥尔巴尼—卡茨基尔公路上跋涉了整整两个星期，缓缓地穿过一片又一片幽深黑暗的森林。由于行李占据了车上的大部分空间，大家在大部分时间里只能徒步而行，露西和孩子们在累了之后便轮换着在车上坐一会儿。全家人终于接近了目的地——纽约州的里奇福德，最后的三英里半路程却格外难走。公牛在乱石嶙峋、车辙交错的小路上一步步地挪动，受尽主人的狠命抽打才挣扎着爬上